

江湖之远、庙堂之高、人性之恶、情谊之深，各色人马轮番登场，
在这不甘寂寞的熙宁年间来一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精彩大戏。

大宗女提刑官

沧水寒

著

下



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女大李金 女提利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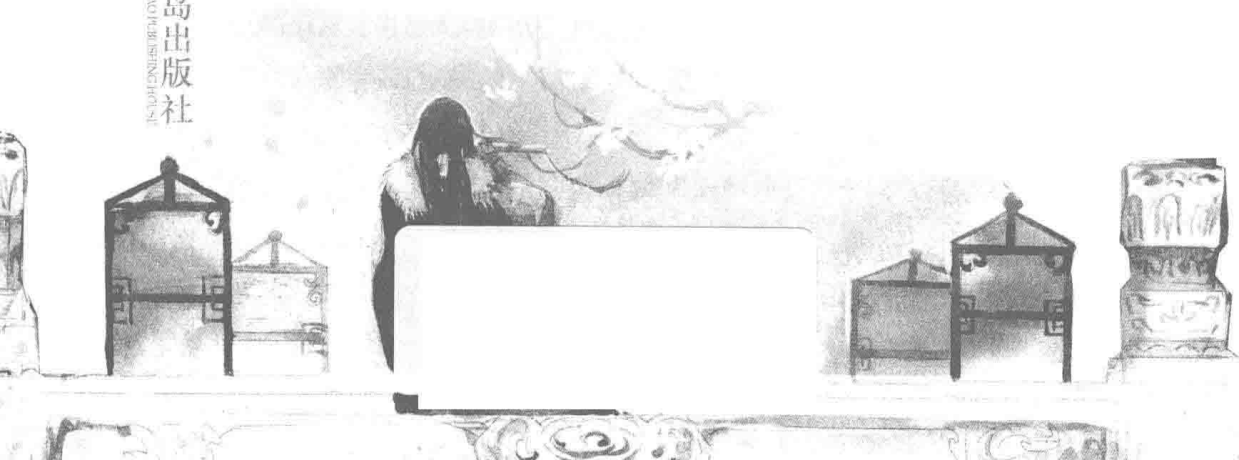
大宗女提刑官

下

CANG
SHUIHAN
著 沧水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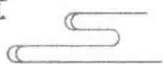
朝堂纷争、风云迭起、悬案频生、
鬼斧神工、丝丝入扣、欲罢不能。

青島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

第二十五章

宫宴刺客 环环相扣再入局



乞巧节宫宴终究是到了，四周喜气洋洋，今日的天色仿佛为了烘托这节日，到了未时，天上布满了彩霞，红彤彤的，彩霞的余光打在屋顶的青瓦上，给那青色的瓦片也洒上了一片红。

一辆辆马车驶出了府邸，踏着红霞，迎向宫殿而去。

“简公子，乞巧节从来没办过这么声势浩大的宫宴，今年头一遭呢……”罗坤坐着马车，一身紫色常服，配着一个金鱼袋，身形挺拔修长，桃花眼里染着几分笑意。

简林安身上是对应品级的绿色绣纹常服，掐腰的革带让她整个人看起来纤细瘦小。

简林安嘴角染上几抹笑意，问道：“那往常乞巧节宫宴是何样？”

乞巧节不就是现代的七夕吗？不过现代大多数人都习惯过情人节，似乎不大爱过七夕。

罗坤撇撇嘴，道：“宫宴大多只叫贵胄公子与大家闺秀，低品级的官员没有宫宴资格，乞巧节宫宴更是无趣得很，就连歌舞都只是寥寥……”

简林安看着他那有几分晦涩的眼神，内心便明白了，以往的乞巧节只是宫里的一个相亲宴而已。

只是今年变了，今年乞巧节前发生了如此多的案件，整个国家都陷入了低迷状态，陛下才举办如此声势浩大的宴会。

简林安淡淡一笑，道：“这话可不像是罗兄说的，罗兄应当是最喜欢参加这样的宴会才对……”

她顿了顿，意味深长地瞥了罗坤一眼，笑道：“韩大人昨日跟我说了，罗兄在这样的宫宴上可是美人环绕，无暇顾及及其他……”

罗坤闻言，脸上的笑容垮了下来，苦恼地挠了挠头，叹道：“最难消受美人恩啊，每次乞巧节对付完那些小姐都累得很……”

罗坤眸子清澈，忽然想到些什么，看着简林安嘿嘿一笑，道：“不过今日有简公子在，我便能轻松许多了……”

穿着绿色圆领常服的简林安，身形虽瘦弱，但浑身淡然出尘的气质和精致的脸蛋，十分完美地弥补了这一点。

罗坤一想到一大堆莺莺燕燕围着简公子的场景，便止不住地笑出了声。

简林安知道罗坤在想些什么，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，笑道：“我如今不过一个七品芝麻官，比起罗兄来可差远了，哪有什么小姐会注意到我，不过……”

她顿了顿，而后又有些疑惑地问道：“不过韩大人与张兄为何比我们早进宫？”

他们未时才进宫，可张尧与韩穆霖下了朝后，匆匆地换了身衣衫，吃了些东西，便又进了宫，说是还有事情要去办，不与他们一道。

罗坤闻言，淡笑道：“他们得去巡视一圈，看看是否有逆党混入，经过上次的两件事，陛下可不敢再忽视这些事了……”

简林安闻言，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，淡淡开口道：“那待会儿我们过去与他们一起巡视一圈吧，对西夏逆党而言，我比你们要熟悉……”

这几起案子毕竟全是她在查，对于那西夏逆党的气味自是一嗅便可以嗅出来。

罗坤点了点头，嘱咐了车夫一声，让车夫在进宫门之后直奔那准备宫宴的院落而去。

过了不到半个时辰，马车便稳稳当当地停在了宫门内一座院落外面。

简林安跟着罗坤下了车，刚下马车，便看到一个挂着“漱和院”三个大字匾的看上去算不上太大的院子，应当是让入宫跳舞之人暂居的地方。此处离举办宫宴之地的福宁殿并不远，也方便往来。

院落人来人往的，好不热闹，穿着白衣衫，梳精致发式，腰间还别了一把剑的舞女排列得整整齐齐地下了马车，走进院子。舞女身姿窈窕，行走间如娇花照月，白色的细软绸缎在彩霞的照耀下反射出亮眼的光芒。

罗坤也瞧见了，他嘿嘿地笑了，赞叹地道：“原本以为这些舞女只是花架

子，可她们步伐稳健，似乎还是有功夫的，这回韩大人可没话说了，人家可不只是花拳绣腿，是会功夫的……”

罗坤的桃花眼滴溜溜地落在她们的身上。

简林安忽地愣住了，眼底闪过一丝惊讶，问道：“这些舞女会功夫？”

罗坤点了点头，嘿嘿笑道：“是呀，个个有功夫呢，看来今天晚上的剑舞怕是有看头了，可不是那些柔柔弱弱的花拳绣腿了，这可是真正的舞剑啊，真带劲儿！”

罗坤说罢，还挥舞了一下拳头，眼底满是期盼。

简林安心中却是警铃大作，她的唇紧紧抿起来，狭长的双眼幽深了些，她定定看着那群鱼贯而入、身形修长、面目精致漂亮的舞女，淡淡笑道：“罗兄，往日宫宴里舞剑的剑女可是个个都有功夫？”

她的声音清冷而带着几分深沉之色，脸上玩笑神色尽去，让罗坤微微有些愣住了，他反问道：“简公子怎么了，可有什么不对劲？”

他顿了顿，道：“往日舞剑的剑女只有一两个是稍微会一些功夫的，不过今日的舞女似乎个个功夫都不错，不过今日是请了另一个班子，并不是以往那一班人了，这群人的功夫比以往宴会的时候请的都要高上许多……”

他嘿嘿地笑了笑，眼底闪烁着期待，道：“今晚应当是有好戏看了！得劲儿！这才是剑舞哇！”

简林安看着他这副模样，无奈地摇了摇头，内心虽然敲响了警钟，但是也没有告知他，只是朝着院内走去，边走边开口道：“我们先去寻韩大人与张兄吧……”

罗坤点了点头，指了指屋内，开口道：“他们就在里面，我们过去吧……”

他们随着人流走进院子，发现院子正中央是一块宽阔的大草坪，许多班子把东西堆在草坪上，使得草坪上杂乱无比。莺莺燕燕声、大吼声不绝于耳，旁边的屋子被当作换妆室，门大开着。

“大人，草民一班人为陛下献舞也不是第一次了，大人放心，草民用性命担保，绝不会混入乱七八糟之人……”一个中年汉子的声音里带着几分谄媚，站在一袭紫色圆领衣袍的韩穆霖面前点头哈腰，极为恭敬。

韩穆霖身形修长，凤眸漆黑幽深得看不出任何表情，俊逸的面貌和浑身散发出来的杀伐而冷漠的气势分外骇人。

“道具箱全部打开……”韩穆霖淡淡地说道。

底下之人老实地把这道具箱打开来，低着头恭敬道：“大人，道具箱里都是些普通道具，绝无什么古怪东西，还请大人明察……”

韩穆霖只是淡淡地嗯了一声，自顾自地翻查。

罗坤见状，朝着韩穆霖与张尧挥了挥手，大声道：“韩大人，张兄！”

韩穆霖、张尧闻言，转过身，看到罗坤那抹灿烂的笑容，顿住了步子。张尧站在原地，等到他们走近了，淡淡笑道：“你们怎么来了……”

罗坤无奈道：“简公子说要与你们一块儿来查探，说是西夏人她比较熟悉……”

简林安淡笑道：“这次的宴会声势浩大，还是要检查得仔细些，不过……”

她顿了顿，一双秀眉紧紧地拧起，眉眼间闪过几分深思地小声开口：“罗兄说剑舞的舞女个个有武功底子，这事看起来不寻常，听闻这个班子是才换的，若一个点只是巧合，那么两点在一起，再说是巧合说不过去了……”

她丝毫没有开玩笑的意思，韩穆霖思虑了半晌，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待会儿我安排人注意些，万不能让这一次的宴会出岔子……”

简林安点了点头，随着他们溜了一圈。除了这个剑舞的班子，倒也没发现别的异常，她不由得放心了几分，准备随着罗坤去御花园转悠一圈，开开眼界。

“简公子，前面就是御花园了，这是紫薇花、凌霄花开的季节，不去御花园逛逛当真可惜了……”罗坤笑咪咪地看着简林安。

简林安看着天边太阳渐渐西沉，加快了步子，道：“太阳快要下山了，走快些，夕阳西下，正是最美之时……”

御花园的花开得极好，踏入便能闻到花里散发出的馨香味道。

红的、紫的、蓝的，姹紫嫣红地开了满地，朵朵花上都有着水滴子，倒映出天边红霞的点点光芒，此处漂亮得如同仙境，湖水清澈，偶尔微风拂过，掀起一丝淡淡的波澜，这样的景象平白让人内心静谧下来，洗去了内心的浮躁。

看着这美丽的景象，她与罗坤在湖边寻了一块隐秘之地坐下，感受片刻的安宁，自得其乐。

嗒——一个石子落地的声音让罗坤与简林安惊了一下。

他们闻声望去，只见一个身着翠色衣衫的丫鬟从巨石之后闪过，身形瘦弱，东张西望，窸窸窣窣弄了半晌，片刻不见了踪影。

巨石完完全全挡住她与罗坤，那个丫鬟应当没有看到他们，这个地方十分静谧，基本上是一个视觉死角的地方，这个丫鬟没事怎么会在这里逗留那么久？

简林安与罗坤对视了一眼，确定周围无人，赶忙走到巨石中央，在刚刚这丫鬟转悠的地方仔细寻找起来。

她走到了巨石的西北方向，刚刚那个丫鬟便是在这里停留了半晌，她仔细地看起来，用手摸了半晌，忽然顿住了。

中央赫然有一个小孔，不像是自然形成的。

她眼睛幽深了几分，开始在那个孔里掏起来，忽然摸到一个东西，拿出来之后，简林安与罗坤都愣在了当地。

这是一个青铜形状的圆币，圆币上赫然是青铜的狼首，狼头的形状与之前青铜令牌里的狼头形状一模一样，张着血盆大口，格外骇人。

“不好！定是有西夏人混进来，如今长公主被监禁，这应当是他们之间某种求助或者行动的信号……”简林安眼神满是惊骇。

罗坤闻言，也全然地愣住了，他冷冷地笑了笑，开口道：“这个长公主，看来还没死心，刚刚那个丫鬟虽没看清楚脸，但从衣衫颜色上看，应当是贴身丫鬟……”

简林安点了点头，无心欣赏美景，皱着眉开口道：“西夏人上一次损失了不少人手，他们这一次可能会破釜沉舟……”

再来寻韩穆霖的麻烦定然是不大可能，她已经引起了西夏人的注意，而且韩府的内应李伯已经被监禁，听候陛下发落，酒馆这一个隐蔽窝点也在上一次被查封，加上王斌在内死了九人，绝对算得上是让西夏伤筋动骨了。

最近整个开封都查得极严，一些毫无来历如绿绮、清绮一般之人已经禁止留在开封，这里面应当也肃清了一部分西夏逆党。

西夏想混进来一个探子，要安排好身份，不至于一查便露馅的话，定然需要大宋身居高位内应的帮助，可如今长公主被软禁，西夏人想要行动如此方便，定是再也不可能了。

因而在人手不多的情况下，能组成一个剑舞团，恐怕也是倾巢出动了，而若她是西夏人，在如今这种局势下，她的目标只会有一个。

简林安眼底的神色深沉了几分，狭长双眼紧盯着罗坤道：“走，我们去找穆霖，这事不是小事，得赶紧……”

罗坤看着她那认真而严肃的神情，内心也明白轻重，定地点了点头，而后朝着宫人问了问韩穆霖与张尧的位置，直直地朝着那个方向而去。

天色渐渐黑沉了下来，官员纷纷驾驶着马车，拖家带口地来了宫宴，等到他

们到了福宁殿宫门外时，远远便看到韩穆霖与张尧的身影，似乎在与禁军统领确认最后的情况。

“韩大人、张兄！”罗坤远远地打了一声招呼，让原本已经确认好情况、准备入场的韩穆霖与罗坤都停了下来，等着他与简林安。

简林安与罗坤朝着前面快走了两步，便来到了韩穆霖与张尧的旁边。

韩穆霖看着他们脸上那并不轻松的脸色，简林安的眼神还隐约透了一股郑重，这让他的心陡然沉了下来，一双凤眸定定看着简林安，问道：“简公子，罗兄怎么了？”

简林安闻言，把收好的铜币又掏了出来，放在了韩穆霖的手上，淡淡开口：“我与罗兄原本在御花园想逛一逛，没想到忽见一个行踪鬼祟的侍女，往巨石的洞穴里放入了这样一枚钱币……”

她顿了顿，认真地看着韩穆霖与罗坤道：“这枚钱币上边的纹样是血狼盟的纹样，我怀疑这群西夏人今晚的目的是陛下……”

张尧闻之大惊，睁大了双眼，不敢相信地道：“陛下？怎么可能，他们怎么会如此大胆？”

她看着张尧那惊骇的脸色，淡笑，道：“如何不可能，西夏人连科将军都敢杀，这有何不敢的，他们如今已经折损大半，想来怕是要豁出去，破釜沉舟了，不然梁太后那里恐怕是不好交代……”

张尧倒吸了一口气，看着那枚青铜钱币，拱了拱手，道：“此次多亏简公子察觉到此事，否则今日怕是要出大乱子，如今我得赶忙向陛下禀告，韩大人你让大统领多调派一些人手在此保护陛下……”

他顿了顿，而后转过头，一双如鹰一般的眼定定看着他们，开口道：“万不可让陛下有一丝的损伤！”

张尧的话铿锵，眼神带着几分郑重，这样的神情让简林安与韩穆霖、罗坤瞬间就明白了什么。

张尧是陛下的人。

简林安淡笑，倒也不在乎，只是淡淡地看着韩穆霖与罗坤道：“你们去与大统领沟通一番，我在这里等你们，晚一些沟通好了，我们便一起进去……”

韩穆霖、罗坤点了点头，与大统领沟通起来，半个时辰后，大统领一挥手，开始调派禁军守在福宁殿外头，甚至连宫殿里也暗暗地藏入了许多人。

看着这一切布置好了，他们才走了进去，在殿内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。

张尧并不在殿内，去找陛下报告此事去了，韩穆霖与罗坤一左一右地坐在她身边，仿佛两道门神，让她不禁有几分无奈。

她哭笑不得地道：“你们两个大官跟我这个七品芝麻官坐一起，就不怕招别人闲话吗？虽然乞巧节宫宴没有指明说要按品级排，但是大家基本上都守着规矩呢……”

言下之意便是，只有他们三人是另类，在这殿上也太惹人注目了些。

简林安环顾一圈，撞上了不少正在注视着他们的目光，这让她有些哭笑不得，看着一左一右的两人似乎没有换位子的意思，便也低着头装作什么也不知道地等着宫宴开场。

韩穆霖见她的样子，唇微微勾了勾。

等了半晌，宫宴终于开场了，张尧在宫宴开场的前一刻进来了，在看到韩穆霖、罗坤、简林安三人都坐在门口七品官员坐的地方之时，踌躇了半晌，还是去了前面按照品阶排列的地方坐了下来。

韩穆霖看着张尧的背影，眼神微微闪了闪，挑了挑眉，道：“宫宴要开始了……”

罗坤闻言，接道：“韩大人又有的吃了……”

简林安：“……”

随着陛下的身影出现，与那一句“皇帝万岁万万岁”的话出现，宫宴终于正式宣告开始了，古琴丝竹的声音终于响起来，轻缓而柔和的音乐让整个人的身心都舒适了几分，殿内一派其乐融融。

穿着华丽的舞女从殿外鱼贯而入，舞动起来，衣袂飘飘，身姿柔软得不可思议，配合着轻缓舒适的丝竹管乐，颇有几分韵味。

简林安眯着眼睛，盯着那舞女的动作，看上去是目不转睛，而旁边的罗坤也在盯着那些舞女的动作，看得目不转睛。

这群舞女的衣衫十分轻薄，一眼望去便能看到是否藏了东西，让简林安的警惕少了几分，想来西夏人应该没有能力在舞女内混入如此多之人，她们应当主要是一班舞剑的女人而已。

一个个舞蹈过去，平安无事，皇帝的内心也放心了几分，笑容也多起来，而官员更是看得十分尽兴。

“下边这个舞就是剑舞了，多注意些，这个是重头戏……”简林安的眼眸沉了下来，小声地开口提醒了韩穆霖一声。

韩穆霖放下了手中的点心，微微点了点头，一双凤眼抬起来，定定地盯着那穿着白色舞衣、手拿长剑的舞女。

舞女的身段十分柔软，步子也平稳，整个白色舞衣看上去也显得十分利落，配上旁边那把剑，格外英姿飒爽，别有一番风情。

虽然舞好，可此时的韩穆霖、罗坤、简林安、张尧，哪里有什么欣赏的心思，看着她们明晃晃的剑，内心自然是七上八下的，有些紧张。

音乐声响起来，音调极为低沉而快速，就如同十面埋伏一般让场内生出了几抹紧张感。

刀光剑影，白色衣袂翻飞，舞女墨色的发被稳稳当地盘起，场内的官员看得目不转睛，几乎入了迷。

之前看了许多软趴趴的舞蹈，此时偶然间看到剑舞，自然能感到这剑舞的独特韵味。

白色剑光阵阵，音调也越发低沉肃穆起来，带着几分肃杀之气，这一群舞女也叠起了罗汉，那稳当的基本功和那脸上肃杀的表情，让简林安内心猛地一跳，有了几分不好的预感。

哗哗哗——忽然间，舞女衣袂翻飞，从腰带里摸出了一把把柳叶刀暗器，剑头的钗子里也藏匿着一把把匕首，顷刻之间，白色的身影灵活而飘逸地执刀刺出，快如流星，让人根本反应不过来。

简林安瞳孔猛地一缩，大声地一拍桌子，吼道：“保护陛下！”

声音清冷而低沉，让那群仿佛陷入梦魇中的官员纷纷清醒起来，闹成了一团。

“保护陛下！护驾！”罗坤飞身而去。

“韩大人，你保护简公子，我去保护阁老……”

韩穆霖径直地牵过她的手，感觉到手心间那细嫩的触感，整个人安心了几分。他挡在她的前面，轻声对着她说道：“躲在我身后……”

简林安看着她的样子，不知为何，即使看着这血液四溅的有些血腥的场面，内心却格外安心，一丝一毫也没有惧怕，她淡笑，道：“我们去阁老那边吧，他们若刺杀不到陛下的话，定会刺杀阁老……”

韩穆霖闻言，点了点头，小心地护着她从后面绕到了韩阁老所在之位，紧紧地挨着韩阁老坐了下来。

韩阁老看着他们都没有受伤，内心也放心了几分，开口道：“小心些……”

忽然哗的一声，一支箭破空而入，擦过无数官员与陛下的衣角，插入了陛下身后的那块沉木板上，而箭簇上似乎插着一张纸条与挂着一样东西，这让简林安有些惊讶起来。

“有刺客！护驾！”

“有刺客！护驾！”

慌乱的喊声自然让外面固守的禁军全然出动了，因陛下身边早有防范，所以只是腿上与胳膊上被刺客划伤了，并无大碍，至少无性命之忧，外面的禁军配合里面的人把这群逆党一一擒获。

穿着白衣的舞女再无回天之力时，当机立断咬掉了口内毒囊，顷刻全然毒发身亡，十二具尸体躺在了殿内中央，闺阁小姐、高官贵胄吓得不轻，身子颤抖着。

“此次宴会便到这里吧……”皇帝陛下沉着一张脸，挥了挥手。

“臣等告退……”

“臣等告退……”

一个个大臣看着皇帝并不大好的脸色，也没有再多留的意思，纷纷装模作样地劝说了几句让陛下宣太医后，便告辞离开了。

不到一刻钟，留在殿内的人已然是寥寥。

简林安眯了眯眼，戴上手套与口罩走上前，准备去查看尸体的信息，忽然听到旁边传来不悦的声音，让她的步子一下就停了下来。

“七品官员本是没资格进殿的，简大人，如今宴会结束了，还是先离开为好……”正四品殿前副指挥使杨林把她拦了下来，眼里带着几分轻蔑，那话里的含义万分清楚。

简林安微微皱了一下眉头，淡淡开口：“我要查案……”

杨林嗤笑一声，冷冷地讽刺道：“张大人在此，哪轮得到你这个七品芝麻官查案……”

韩穆霖刚想开口，忽然听见殿内传来清冷而极有威严的声音。

“让他查……”

穿着龙袍的男人受了一些轻伤，正准备与太医去殿后处理伤口时，恰巧看到这一幕，便淡淡地挥了挥手，开口道：“此次多亏了简爱卿与张爱卿提前发觉，避免了更大的伤亡，朕定会重重嘉奖……”

简林安、张尧闻言，跪地谢恩道：“谢陛下……”

明黄色的龙袍上染了几分血迹，简林安目光微微闪了闪，忽然想到了什么，开口道：“陛下，那箭镞上似乎挂了什么东西……”

那支孤零零地挂在木板上的箭，箭的一端似乎插着一张白色的纸，还系着一个什么东西。

他们的眼睛都看了过去，也让原本准备离开的着明黄色龙袍的男人步子顿住了，他紧紧皱着眉转过身子，顺着简林安手指的方向看了过去，看到那箭镞下挂着的東西时，整个人都愣住了。

“这是科将军丢失的兵符……”明黄色衣袍的男人伸手把那支箭拔了下来，把兵符取了下来，仔细辨认了半晌，十分笃定地道。

白色的纸上写着一句十分简单的话：

愿西夏与大宋永修旧好。

简林安走了过去，看到纸上的内容时，眉头一下就紧皱起来，看着那在晃荡着的兵符，内心感到有几分怪异。

西夏人送回来的？

西夏人盗走了，又送回来了？

简林安眼神中有些质疑地道：“罗大人当日在酒馆上方听到了那群西夏逆党说，兵符是另一拨人盗走的，而酒馆那血狼盟的逆党显然是梁太后的手下，陛下，微臣猜测，这一拨人可能是西夏另一拨势力，在得知此事时便派人盗走了兵符，归还与陛下……”

梁太后十分明显是有野心的，而她毕竟是一个女人，想来西夏定然不像他们想的那般固若金汤。

她深深地看着眼神晦涩的皇帝，说道：“陛下，想来所谓另一拨势力应当是西夏的另一拨势力，似乎并不想与陛下开战，因而特地归还兵符……”

韩穆霖与罗坤、张尧也明白了，纷纷点了点头。

的确是如此。

皇帝的眼神闪过一丝晦涩，眼眸幽深得让人看不清，他紧紧地把兵符握在手里，把那张纸收起来，也不提及什么与另一拨势力修好之事，只是淡淡地朝着张尧与简林安开口道：“此事到此为止，既然兵符归还了，那此事便不用再查下去了……”

皇帝眼神幽深地看了他们一眼，让简林安一下子就愣住了。

陛下似乎看上去不想知道这所谓的归还兵符的势力是哪一拨势力，也没有与

他们联合的打算。

简林安没有问出口，点了点头，道：“遵命……”

张尧与罗坤、韩穆霖，甚至是韩阁老，都纷纷瞧出了一些门道。

坐在马车上的时候，罗坤看着那神色幽深的韩阁老，有些不解地问道：“阁老，为何陛下说此事到此为止，西夏另一拨人主动示好，为何不查出他们的身份，而后支持这一拨人，与西夏修好呢？”

韩穆霖似乎是想到了什么，脸上的神情一下子就僵住了，当场一句话都说不出口。这样怪异的神情让简林安也愣住了，不禁问道：“是呀，阁老，为何？”

窗外的夜色陡然黑沉了下来，伴随着轰隆隆的雷声，整个开封城都仿佛笼罩在乌云之中，不到片刻，只听见马车顶部有啪啪啪的雨滴滴落的声音，外面的大风还卷起了大雨，从窗户外溅了进来，滴在了她的脸颊上，滑落至脖颈里，她感到万分冰凉而刺骨。

“因为陛下不想和，想战……”韩阁老幽幽地叹息，看破沧桑的双眼里幽深而黑沉。

他顿了顿，那嘴边的话仿佛轻不可闻，叹道：“我们的陛下是一位有野心的陛下呀……”

不想和？想战！

这几个字让他们都愣住了。

在这一瞬间，她忽然觉得外面卷进来的风雨冰冷刺骨，似乎朝上也多了几分风雨欲来的感觉。

皇帝坚持不让他们继续查这刺杀之事，简林安与张尧也就没有再查了，毕竟夏人如今在开封的探子也死了不少，暂时也掀不起什么风浪来。

皇帝也准许长公主到御花园走动走动了，不过暗卫与士兵依旧每日监视着她。

这让简林安与张尧不禁感叹，皇帝对这位长公主长姐也算是仁至义尽了。

“简公子，这些日子听说陛下日日被梦魇缠身呢……”罗坤神秘兮兮地凑了过来，小声地在简林安旁边开口，桃花眼滴溜溜地乱转，万分警惕。

简林安闻言，斟茶的手微微停了停，袅袅的茶香随着热腾腾的茶水升腾而起，白雾微微遮住了她的面颊，让罗坤有些看不清她脸上的神情。

她颇有兴趣地哦了一句，问道：“梦魇缠身？”

罗坤点了点头，神秘兮兮地道：“这消息可是我千辛万苦打探出来的呢，保管真实可靠！更神奇的是这事被淑妃知道了，说是有一个叫什么法印大师的得道高僧可以为陛下排忧解难呢，简公子你可知后来结果是什么？”

简林安的眉心微微皱起，呢喃道：“法印大师？很有名吗？”

罗坤看着简林安脸上疑惑的神情，嘿嘿一笑，道：“听说是一名云游天下的得道高僧呢……”

云游天下的得道高僧？

简林安嗤笑一声，眼神闪过几抹讽刺地淡淡开口：“既然是得道高僧，那怎么又会管这种人间俗事呢，淑妃一深宫女人竟然会认识这样的高僧，当真是让人感觉到奇怪……”

罗坤闻言，点头如捣蒜，道：“可不是，陛下也问过了，可当时淑妃说的是法印大师说她是有缘人，不过这什么大师还真治好了陛下的病呢……”

简林安微微抬了抬头，淡淡道：“而后呢……”

她向来是唯物主义者，对于这种所谓的什么大师，她是从来都不相信的，什么叫日有所思、夜有所梦，这是有一定道理的，人脑的梦境根本不是什么大师能控制的，若真的做一场法事就能解决问题，那要大夫干什么？

罗坤看着简林安那眉目清俊淡然的样子，撇了撇嘴，说道：“而后陛下大悦，加封了这个法印大师，还让他在宫外佛光寺修行，甚至极为听信这个大师的话，还经常让这个大师来替陛下调理身子，这可让宫里御医都急坏了……”

让一个莫名其妙的所谓大师来调理身子，却不用宫里的御医，而且这大师连底细都没调查清楚。

简林安微微皱了皱眉头，漆黑的杏眸微垂，道：“那这大师真给出了调理之法？”

罗坤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可不是吗，听宫里人说陛下这几天当真是精神了许多呢……”

罗坤顿了顿，忽然神秘兮兮地道：“不过最近陛下不仅要处理这朝堂上的事，连后院的事都得处理呢，可不省心……”

简林安淡淡道：“后院出什么事了？不过是后宫女人之间的斗争吧，倒也不关我们什么事……”

后宫女人哪里能安静得下来呢，每日里也无所事事，那么多女人争一个男人，能不斗吗？

罗坤摇了摇头，嘿嘿一笑，道：“非也非也，简公子你定然是想不到的，这一次陛下后宫可不是因为这些个莺莺燕燕的女人，这次是长公主的事……”

长公主？

简林安嘴角抽了抽，如今一听到“长公主”这三个字，内心就莫名感到一阵心惊，她有些好笑地摇了摇头，道：“长公主不是成日里有人看管着吗？怎么就又与她有关了？”

平日里长公主都有暗卫看管着，怎么就会惹出事来了呢，不过上一次西夏探子似乎在试图跟长公主联系，只是不知道如今到底如何了，陛下也不让他们再去细查。

简林安闻言，眸色微微垂了下来，一想到这未曾解决的事，内心不舒服。

罗坤闻言，嘿嘿一笑，道：“好像是长公主在御花园里被慧昭仪推入了水中，而这长公主向来与这慧昭仪无仇无怨的，陛下自然也就相信了长公主，把慧昭仪贬为了才人，连封号都给夺了，这事怕是淑妃最高兴了……”

简林安看着罗坤八卦兮兮的，不由得觉得有些好笑，她淡笑道：“为何……”

罗坤小声八卦道：“因为如今陛下后宫里最为受宠的便是这慧昭仪与淑妃了，这事大家都知道，如今慧昭仪被贬了，最高兴的当然是淑妃了，甚至我觉得，说不定是这淑妃从中捣乱的呢……”

罗坤哼哼唧唧，自顾自地说道：“陛下与长公主虽然前阵子闹翻了，可内心里的情谊是难以斩断的，我看这淑妃定是设了个圈套让长公主钻呢，定然是这样！”

简林安淡淡地把最后一口茶饮完，站起来，朝着罗坤笑笑道：“行了，这事不干我们何事，左右是陛下后宫之事，如今西夏人一案陛下也不让继续查了，也就不操这么多心了……”

罗坤听了点头，随意侃了几句，看太阳快下山了，便告辞回府。

又平静了几日，韩穆霖与韩阁老每日辰时出门，直到傍晚太阳落山才回府，而她每日也只是跟着张尧查查案子，整理整理案卷，日子倒也过得悠闲。

“公子，有给你的信……”

简林安刚拿起了笔准备练字，忽然听到外面谷连霜的声音，让她微愣。

给她的信？

简林安的手顿了顿，看着推门进来的谷连霜手里的黄色信箋，颇感几分惊奇地道：“谁给我的信？”

谷连霜一双柳叶眼里闪过一丝疑惑，她把信递了过来，道：“不知，是个长相十分普通的中年汉子，说是要我亲手交给公子，也没有说是谁送的，只是说一定要亲手交到公子手上，是十分重要之事……”

她顿了顿，补充了一句：“信封上也没有名字，那人说他们与小姐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……”

一条绳子上的蚂蚱？

简林安打开黄色的信封，展开信纸。信纸上只有一句话。

“有要事与简公子相商，今日申时，望来醉仙楼甲字房一聚。”

谷连霜因好奇也凑了过来看了一眼，在看到信纸上的字时，整个人的眉头都皱起来，直接反对道：“公子，怕是有诈，为安全起见，还是莫去为好，说不定就是那群西夏人在捣鬼，憎恨公子前些日子破坏了他们的计划，想报复……”

谷连霜一向冷若冰霜的面孔上带着几分不赞同。

简林安内心自然也知道她说的这种情况的确是有可能存在的，前些日子那群西夏人已经不止一次说过他们上边的人已经注意到她，说她三番五次阻挡他们的计划。

所以既然如此，那他们来进行打击报复也是十分有可能的，况且这封信连名字都没署，证明这人的身份怕见光。

不过这个人到底是谁呢？

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简林安的心里，让她整个心里都直痒痒，虽然这事有些冒险了，但到底也是一个揭开谜底的机会。

她咬了咬牙，看着纸上写得并不大工整的字，仔细地盯了半晌。

这个人似乎十分谨慎，若不是因为对写汉字不熟悉，那便是为了不露出笔迹而故意用左手或故意写成这个模样。

简林安瞬间便下了决定，她淡淡地把这封信收起来，道：“去，连霜你与我一起去……”

话里带着不容置喙的肯定，一双眼里闪耀着亮眼的光芒，眸子里满是坚定。

谷连霜无奈地点了点头道：“知道了公子，不过此事要告知韩大人吗？”

简林安微愣，皱了一下眉头，道：“等我离府的时候你让连雅去告诉韩穆霖一声，把我的位置告诉他，以免出了意外……”

谷连霜点了点头，替她准备好了马车，驾车离开韩府，朝醉仙楼而去。

醉仙楼往来之人多，但二楼的雅间布置得相当不错，隔音非常不错，这是许